試談傳抄古文中“容”字的一類寫法

（首發）

孫超傑

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傳抄古文材料在釋讀古文字尤其是戰國文字中的重要性已毋庸贅言，陳劍先生以古文中“朁”字及以此為聲符諸字為立足點釋讀西周金文及清華八《攝命》新見字形是此方面研究中又一佳證[[1]](#endnote-1)，陳斯鵬先生在此基礎上也有新的論說[[2]](#endnote-2)。我們在拜讀兩位先生著作之後，聯想到傳抄古文中“容”字有如下一類隸定寫法[[3]](#endnote-3)：

《古文四聲韻》1·13引《崔希裕纂古》

《古文四聲韻》1·13引《崔希裕纂古》

於此形體，李春桃先生謹慎闕疑，以為“待考”[[4]](#endnote-4)；就筆者目力所及，似未有其他相關論述。我們認為，此類形體可能是（《集篆古文韻海》2·28“潛”字）類寫法的隸定。

在討論之前，我們先看一下傳抄古文中“金”旁的一類寫法。

“銳”字古文或作（《說文》籀文）、（《古文四聲韻》4·14引天台碑/天台經幢）[[5]](#endnote-5)，舊有諸家說法，徐在國先生據《古文四聲韻》認為古文左側為“金”旁，李春桃先生又舉旁證如“錯”字古文作、“鑿”字古文作（即“鈼”，用為“鑿”）、“銘”字古文作，從而肯定了“銳”字古文从“金”的說法[[6]](#endnote-6)。

至於“金”旁在古文中寫作形，李春桃先生認為是形的訛變，並對其訛變過程有所推測[[7]](#endnote-7)，我們認為是可信的。李文中提及的“庶”字古文形、形在《篇海類編·地理類·厂部》中隸作“”，對我們理解“容”字此類隸定古文的寫法尤其參考價值。

根據李春桃先生論述的古文中類似“炎”形者或與“金”形訛混，隸定古文中“金”形的寫法或來自於“炎”形的轉寫，我們有理由懷疑形即是形的隸定，而形則存在比較大的訛變；既然古文很可能是“浴”的本字，並且或可用作“訟”、“崇”，那麼其用為“容”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以上是我們對“容”字一類隸定古文寫法的推測，至於事實當否如此，尚祈方家批評指正。

附記：感謝周波老師、高中正師兄、段凱兄、劉艷娟同學在本文寫作中給予的鼓勵、支持和幫助。

1. 陳劍：《試為西周金文和清華簡〈攝命〉所謂“粦”字進一解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十三輯，第29—39頁，中西書局2018年10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陳斯鵬：《舊釋“粦”字及相關問題新解》，《文史》2019年第4輯，第5—1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徐在國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第715頁，綫裝書局2006年11月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李春桃：《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》第168頁，中華書局2016年10月；李春桃：《傳抄古文綜合研究·下編》第582頁，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2年4月，指導教師：吳振武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徐在國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第140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李春桃：《傳抄古文綜合研究·上編》第144—14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同上，第14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